

往事情怀

## 择书记

文/十三先生

读书一定是有选择的。这个选择和环境、时间、年龄、职业等等都有关系。

小时候,在农村,刚刚识得几个字的年龄,见到一本书,就像过年看见一块肉,除了课本,无书可读,更不用说选书。村干部家里是有几本书的,就磨蹭着过去,先是在人家家里读,小心翼翼地看人家的脸色。我知道,那个村干部家是没人读书的,但是,那也是别人家的东西,是私有财产,我用起来心里没底。终于战战兢兢地“借”了出来,回到家里躲在被窝里一遍一遍地读,如饥似渴的样子,很是贪婪。书读百遍,其意自见。那时年幼,虽难懂其意,却是背了下来,至今还记着一些内容。

终于能够自己买书了,那时候是初中二年级。写稿,投稿,终于投中一篇500字的小稿,稿费15块钱。这15块钱在1990年算是一笔高收入了。想把钱交给父亲,父亲说你留着吧,这笔“巨款”就成了购书款。书是步行8公里,到镇上最大的百货商店买的。买了3本书,花了1.50元,一本是讲旧上海的,一本是《三毛流浪记》,第三本是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。这也是我自己的“私有财产”,藏藏掖掖的,舍不得借给别人,但是最后还是“一借无归”。那个年代,对书的选择余地仍然不大。

从来没想到要做“读书人”,却一路读了下来。到了高中大学时期,买的书便多了起来,书款来源于“餐费”。贫穷毕竟还是限制了购书能力,但是借书的渠道却广泛了,偶尔也能看到几张报纸,于是,做了几年剪报,收集的那些喜欢的文章,偶尔拿出来翻一遍。纸上得来终觉浅,即便是“浅”,积累的多了,也便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底子,或者说更多的是文学的底子。于是便模仿写作。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模仿到最后,还是似是而非,没有太懂。年轻时候以为岁月漫长、未来很远。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为了职场人,开始养家糊口了。有了工资,便按计划买书。开始的时候,一个月计划选择买两本,一年下来,简易的书架不再空空如也。后来,工资涨了,就根据需要买书,《杜拉拉升职记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藏地密码》……书到用时方恨少。几年前,开始尝试着写书,对资料的需求量猛增,于是现在的开放式书架上堆满了历史文化类书籍,成套的、单本的、简装的、精装的、裸脊的,各种装帧的都有。也有,没有拆封的……

人到中年,积累了好多朋友,也被好多朋友淘汰。在交朋友做减法的年龄,尚有几个“老人”偶尔聚聚。没想到,剩下这几个人,三分之一在写书。一个朋友出版了一本诗集。非诗歌时代出版诗集,可能是作品积累多得憋不住了。一个朋友要官方出版一本散文集,作品也是多年积累。希望尽快出版,要一本签名本。一个朋友要出版一本随笔集,内容很随性,作品选自个人公众号。这本书是无意为之,写着写着就成了。写书,也算是一种选择,只是能成功的为数不多。

寻味日志

## 从酸粥到炖羊肉

文/王建中

酸粥塑造了准格尔人的性格。最会心的一种吃法就是酸粥就红腌菜。

酸粥的吃法应该有千百年了,开始时它有沉潜的江湖气,晋、陕、蒙边地的人民持续地浆造与熬炼,到今天,它有了文化的性质。

准格尔人和酸粥互为因果,天然成趣,蔚然成风。准格尔,美稷是它的历史名片,文化丰碑。

准格尔沟壑纵横的梁峁坡地上温暖的黄土,以及怀抱它的黄河,为稷的生长提供它所需的一切条件。它的背后,干燥的季风越过阴山,掠过青色的草尘后,开始变得温润,这使稷的繁衍,有了气候的保证。

酸粥的诞生,源于适宜的温度,这使它的发酵恰到好处。离开这个经纬交织的区域,这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存在。试想一下,偏南或偏北500公里,它会是一个什么滋味。所以酸粥注定是小众饮食。而它的原料糜米,也恰好生长在这一区域。历史上,糜米也远渡重洋,但它顽强地生长了几千年后,还是被淘汰了。它最好的故乡犹在北方。糜米的中心生长地就在蒙、晋、陕边地接壤区,以准格尔为圆心,半径200公里范围内的糜米最为筋道。

酸粥开始的时候,只是一个食法,一种饮食方式,后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,现在成了一种文化。这个变迁与地域的历史变迁同步,生产方式最终决定了生活方式。

准格尔人朴实敦厚,温和内敛,以和为贵,这和漫瀚调的美学精神一致。有趣的是,这精神完全符合酸粥的物理本性。因此,说酸粥和准格尔人互为因果。

因果是可以转换的,这种转换最直接的变化,就是酸粥作为饮食,已开始大面积地退出厨房。它已经不是今天准格尔饮食的代表了,取而代之的是炖羊肉。准格尔的两个地理标志,也正是糜米羯羊。一个代表过去,一个趋向未来。这真是天造地设,一双为世。

准格尔炖羊肉有多种食法,但主题没离开过“炖”字,烤、焖、蒸、煮都适合准格尔羯羊,但惟独“炖”



最钟情于准格尔人。如果说有准格尔味道,那不外乎就是酸粥和炖羊肉了。

准格尔是一个有乡情凝聚力的地方,这先前多半和吃酸粥有关。早在隋唐时,走西口运动其实就有端倪了。清代开埠后,晋、陕移民种植的最多的就是糜子和谷子。飘散过黄河的亲情,总有一样事物来承载乡念,乡音可以不改,饮食却会择宜,酸粥就成了选择。小小的一碗粥,一条纤纤的人情线,它的起点在心里,风吹草动,它总要泛起重重的涟漪,一丝暖意,顷刻就到心头。

炖羊肉在精神上与粥同源,只不过旧时物质基础薄弱,炖羊肉是奢望。从酸粥到炖羊肉,是日新月异。生活方式的背后是生产方式,一个年产3亿吨原煤的现代化大桌上,是无法存放一个浆“米罐子”的;一个年消费百万斤肉食制品的餐桌,肯定会挤掉一个“浆米罐子”的;一个五湖四海汇聚来的人群,不会只有一个“浆米罐子”,一种味道。

炖羊肉亦如此。我相信,它也只是个历史时期的饮食过渡,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跋涉,筚路蓝缕……

曾经,准格尔人和乌审旗人拔河,事后,乌审旗人趣道:“吃羊肉的和吃酸粥的比赛,先天就不足!”

兄弟,再过三十年,我们再来一场拔河赛。那时,你该不会吃虎肉吧?